# 镇子上的老师

到了镇上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，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，几个人开始闲逛，小柱看著路两边摆著的摊子，心里索思著，这块花布给娘裁件衣服一定好看，这块糕娘一定喜欢吃，虽然没钱买，心里却也很满足，觉得今天没有白来。 大舅二舅的熟人多，碰上了就拉了一起胡说八道，关係好的，还要拉著去打几两酒喝，酒一下去，脸就红了，吹话越发大胆，就连在广东打工的时候，晚上如何出去偷东西的事也拿出来吹，小柱就听不下去了，就说饿了！大舅豪爽，摸出票子来，说：“走，咱吃牛肉去！” 几个人就来到卖牛肉的摊子前，一人一碗，连汤带肉吃得满头大汗，小柱先吃完，就想起母亲交带的任务来，看两个舅吹得正热闹，就说：“我要到学校去一下呢！把这些东西给爹带去！” 大舅一点头，“那你快去，回来就到这里找我们！我还要喝呢！” 小柱就一个人朝学校走去，学校在镇东头，出了镇，经过一大片的荒田，田里的庄稼也收了，剩下些稻草立在上面，这时，太阳也隐去了，风一吹，有些凉意。 到了学校，里面静悄悄的，风吹树叶哗哗地响，破旧的操场上空无一人，几个教师家的孩子在那里玩耍，小柱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，学校放假了，心情就有些复杂，慢慢地向李新民的房间走去。 李新民就住在学校后面那幢二层楼的旧砖房的楼上，同住楼上的几个老师都是城里来的，一到放假就回城里去了。 楼上的门全都关著，小柱一上楼就听到李新民说话的声音，小柱敲了敲门，里面的声音停住了，悄无声息，小柱又敲了敲，半天，李新民才问了一句，“谁呀？” “我！”小柱有些生气。 过了半天，李新民才过来把门打开，见是儿子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咋来了？家里有事啊？又没钱了吧？” 小柱走了进去，把东西往地上一放，说：“娘让给你带些东西来！”就看见屋里还有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人，忙多看了两眼，却是学校里的秦老师，以前还教过自己数学，就叫了一声：“秦老师好！” 秦老师也笑咪咪地看著小柱，说：“是李小柱呀，给你爹送东西呢？”边说边就拿手理了理头发，小柱就发现她也和自己读初中的时候不一样了，头发里也有了些花白，心里就有些发酸。 屋子里有些冷，李新民已经开始生炉子了，秦老师正围著炉子在烤火，她丈夫和女儿都调到城里工作了，就她还没有调动，反正也快退休了，她也懒得再调了，一有空就往城里的家跑。 “李小柱，过来烤火吧，屋里冷！”秦老师挺热情地招呼，李新民沉著脸，一言不发。 小柱有些生气，就说：“不了，秦老师，我得走了，回去迟了天就黑了！” 李新民想了想，就从包里掏出一百块钱来递给小柱，说：“早点回去吧，别在镇上玩，这钱给你娘！” 小柱想了想，就接过钱来，转身下了楼，望著阴沉的天空，出了一口气，大步走出学校。 李新民望著儿子的身影叹了口气，转身关上门，望著秦老师笑嘻嘻地说：“可吓了我一跳，还以为是你们家老王来了呢！” “屁话！那个没出息的现在在城里睡大觉呢！”秦老师也笑著，“我也吓了一跳，都怪你儿子，咋这个时候来！” “可不是咋的？刚才一急，我都差点射出来了！”李新民笑著，就挨著秦老师在炉子旁坐了下来。 秦老师挺了挺身子，说：“没出息，让自己的儿子就吓成这样，你们男人都是有贼心没贼胆！” “谁说我没贼胆？”李新民嘻嘻笑著，就拿手去捏秦老师的乳房。 秦老师也不推迟，反而挺起胸脯让他摸，笑著说：“在老娘面前你的胆倒大！” 李新民摸了一会儿，觉得不过瘾，就干脆掀开她的衣服摸，别看秦老师五十出头的人了，那对乳房倒不错，雪白硕大，颤微微的像两座小山，李新民就含住一只乳头吸了起来。 秦老师也被他吸得性起，就伸手到他裤裆里，摸著那根东西，说：“怎么这一会就又硬起来了！”说著就爱不释手地握在手里揉搓著。 两人抱著摸了好久，就都耐不住了，李新民蹲下身子，解开秦老师的裤子，一摸那里已经成了水洼了，笑著说：“你这里咋一年到头都在往外冒水呀！都变成水井了！” 秦老师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娘还有一个这样的水井呢！你是吃这种水井长大的吧？”说著就翻过身来，厥起个又大又白的屁股，说：“给老娘舔舔，痒得受不得了！” 李新民二话不说，就抱著她的屁股亲了起来。舔得秦老师直出粗气，一个劲地叫道，“再进去一点……舌头再伸进去……一点……对……就这样……你真厉害……” 李新民弄得性起，站起身来解下裤子，就要在炉子边大干一场，秦老师忙止住他，骂道：“你要死呀！在这里能做吗？还不快上床去好好地弄弄！要是又射了，老娘要你的命！” 李新民忙抱著她就上了床，边说：“我的心肝，我是弄死你呢！” 等李新民脱光衣服，回头一看，秦老师已经叉开双腿，挺起中间那团黑毛在等著他了，吃吃笑著：“快点来吧，把大鸡巴弄进去好好地日一回！”李新民就爬过去，骑在她身上，拿手分开那两片肥柔的大阴唇，挺起肉棒就插了进去。 秦老师被他插得直吸气，反而挺起大屁股向上迎，嘴里一个劲地叫著：“使劲弄，你给我使劲弄，弄烂了算！” 学校里还是静悄悄，赶集的人买著各式各样的东西回来了，几个女人在学校中间的水龙头洗菜，秋风中，那群操场上的孩子的喊声此起彼伏，太阳偶尔出来一下，还是很冷。 日暮时分，小柱随著大舅二舅踏上归途，回首望去，夕阳中的小镇，无比辉煌，远处寒鸦归林，炊烟燃起处，飘来阵阵香味。 大舅喝得已经沉醉，由二舅扶著，嘴里高兴地唱著歌，夕阳下的山野小道显得无比落寞，但小柱的心却又快乐起来，他想起了刘玉梅今天早上对他说的一句话。 这注定是个不平常的一天。